

不久前一年一度的“工博会”盛会闭幕。这其实是一次很不错的普及科技的机会,领略一下当下最顶级的科学成就,机器人、网络通讯、超导、大飞机……不仅能让观众大开眼界,还能近距离接触当今最前沿的科技成就,让我们的脑子跟上时代步伐不致过于落伍。我不知道到场的众多参观者是否赞同我的看法,至少我自己,看到这些眼花缭乱的玩意,总不由自主又仿佛回到梦想科学报国的少年时代。

成人也需补“科普课”

冯诗齐

不过,除了专业人士,普通市民恐怕少有愿意花几十块钱门票去看的。相信“工博会”的高门槛——还不只是经济上的门槛——必定阻碍了许许多多市民的脚步。尽管“工博会”的最后一天是专门对普通观众开放的,也就是说,即便你没有相关的专业背景,也可以以纯粹“观光者”的身份去感受现场气氛,但有多少人有这样的热情?我怀疑。

说到科学普及,往往第一反应,是针

对青少年的。不错,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在踏上社会之前,夯实他们科学的世界观,确实十分重要。不过我始终觉得,科学普及,对成年人也一样既重要又必要。科学不是少数人的专属,科学既然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就应当属于所有的人。

似乎有那么一种成见,你从事行业A,你就不必知道专业B、C……的常识;你一旦进入职场,就定了终生,只需了解自己从事的那一小块领域;或者,如果你从事的不是创新、研究、开发之类的工作,就不必关心科学技术的发展,只要按部就班该干啥干啥。上面说的这些成见,是造成普通人对科学技术隔膜、冷漠、不关心甚至敬而远之的原因吧。

我希望这种状况会有所改变。我希望“工博会”能办得一年比一年好。我更希望这个盛会能更加吸引人的眼球,提高观众的科学素养,激发人们对“创新”、“智造”及产业转型的关注。



渴有两个意思:口干欲喝水;很迫切。前者是生理的,后者是心理的。作为口干的意思,人们一直很纳闷,不知道渴的反义词是什么。有人真的很有韧性:1999年,世界有名的语言出版机构德国杜登出版社和立顿茶饮料公司联手发起了一个征求“渴”的反义词行动,来自各大洲的十几万人参与了投稿,共收到4.5万个候选词,其中有40名参赛者提出了同样的词:sitt。评委对这一结果相当满意,因为sitt和饿的反义词satt(饱)结构相似,他们从40名选手中抽中了德国路德维希堡的学生雅沙·弗洛埃尔为获奖者。然而在以后的语言实践中,这一“人造词”几乎没有被应用,即使有人用了,也要作一番注解。专家估计,全世界的所有语言中大概都没有“渴”的反义词。

渴

陈钰鹏

人的下丘脑中有一个“渴中心”,如果人的细胞或血液中的水分太少或太多,或含盐量太低或太高,信使物质抗利尿激素就会更多地分泌到血液中。倘若这样还不足以回收水分,人就会有渴感,这是一种信号:体内水分库存不足,需从体外供水达到平衡。体内水量只要降低约0.5%,脑便会通报“渴”,当水分缺失10%时,口腔就会有“干”的感觉,说话也会受到影响。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补充1.5至2升的水(包括通过食物得到的水分),但这一数字不是绝对的,而是因条件而异的(如天气状况、体质状态、劳累程度等)。

身体缺水会被下丘脑中的渗透压感受器所记录,在引起人的渴感的同时,促使抗利尿激素的分泌,提高肾脏脏水的重吸收,从而减少水分的排泄。另外,血液中的盐分浓度太高、电解质含量的升高也会导致口渴,此时体液必须稀释,人体会根据溶解的盐与体液之比,精确地调节饮水行为,体液太稠,需多喝水;太稀,则以尿液的形式排泄。

有时,较严重的口渴也可能是一种自然现象,比如身体作了大量体力活动、天热出汗、发烧、腹泻或呕吐也会失去很多水分,此时机体在缺水的同时也会失去大量对心脏功能颇为重要的电解质,所以必须喝许多含有一定盐量的水进行补偿平衡。

人从50岁开始,随着年龄的增长,内生(身体本身的)渴感慢慢减小。许多研究表明,老年人(尤其是女性)的总水容量低于年轻的成年人。

俗话说,吃一口,胃口就来了;饮一杯,口渴便走了。所以通常认为,盛夏时节,大汗淋漓,外加消耗了很多体能,这时若能喝上几口冰镇饮料,会让人觉得透体清凉;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冰镇饮料会使机体更加紧张,从而提高对解渴饮料的需求。但如果换成很烫的饮料,同样是错误的,因为身体必须做到,让送入体内的饮料适应身体本身的温度。也就是说,身体要么加热饮料,要么冷却饮料,两者都会消耗能量,即导致出汗,使我们重新口渴。为此建议饮用相当于室温的饮料,这样只会引起轻微的出汗,其间形成的蒸发冷也就使人觉得清凉爽快。



晚餐后,正想稍事休息看看电视,忽然看见卧室的灯一暗,门“倏”地关紧了,随即里面传来女儿的惊叫声:“快来人呀!”我和她爸爸全吓得火燎火燎地扑过去推开房门,一眼便见女儿披着头发吐着舌头对着门口直挺挺地站着,拿个小手电筒从下面照着自己的下巴……

小鬼之魅

高立群

我真是哭笑不得,对她说:“这套把戏都是我小时候玩剩下的了!”

女儿不免打兴,她说最近班里最流行的就是看鬼故事书了,下课的时候大家都喜欢躲到门背后或者厕所里扮鬼,就像她刚才那样,难道还不够好玩,

不够吓人吗?让我说说啥好呢?这么多年过去了,小孩子扮鬼的手段竟然如出一辙。

想起自己十多岁时,也曾如此这般,对某个虚无飘渺的鬼魅世界莫名其妙。

说起来,鬼总归是可怕,有的还有点脏、有点丑,如果是漂亮的女鬼,也总归带着怨恨与冤仇,多半是来人间寻仇报仇的,但鬼故事的恐怖气氛说到底还是令人迷醉的,是一点幻想而来的刺激,并不真的令人害怕。

比起天使,我们从小就跟鬼更亲近点,扮鬼是游戏,扮天使是荣耀。鬼带



草原晨曲 苏坚摄

一场有故事的雪

安紫

11月21日夜,今冬第一场“暴雪”。朋友像过年了一样:堆雪人、打雪仗、拍雪景;也有朋友因高铁延误而抱怨。我却想起了八年前的那次暴雪。

2007年正月十五,辽西。头天晚上没半点征兆,第二天早起才发现已大雪封门。父亲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翻过院墙铲雪。将雪铲开,全人才出得门去。那是我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春节,休假结束,急于返京,不敢耽搁一星半点。

出门即是风雪。雪粒子随风扑打在脸上,使人睁不开眼。路上行人很少,我们一家人在风雪中低头抵风前行,身子弯得就像三张随时被风掀翻的弓。到处是白茫茫一片。父母送我去汽车站,那么熟悉的小城,我们竟然一度迷失了方向。雪越大,客运站已准备停运所有客车。我和父亲怀着侥幸心理搭上了停运前的最后一班车,无奈路况条件太差,汽车走走停停,最终把我们扔到了离火车站还有大约两公里的地方。开弓没有回头箭,眼看已经过了火车发车时间,父亲知道我回京心切,决定步行去车站碰碰运气。父亲在前面走,我跟在后面。雪没过了父亲的膝盖。父亲一步一步往前蹬,我一步一步要踏进父亲蹬出的雪窝里。我们赶到车站时,已比正常发车时间晚了许久,所幸火车比我们迟,等了四个小时才小心翼翼进站。车厢里空空荡荡。很多人因为暴雪放弃了出行。

那次,我按时上班了。后来才知道,父亲当天回不去家,在车站附近的亲戚家借宿了一晚。而我到现在也无法想象,母亲一个人是如何从汽车站独自返家的。她有再迷路吗?

这么多年过去,我一直为我的那次坚持感到难过。有什么紧迫的事情,不可以让我们生活得更从容些呢?

来隐秘却又分明的阴暗释放,有点不便多言的欢乐,更接近人性。

我小时候最喜欢看的是明代白话小说里的鬼故事,最喜欢吃的,是鬼鬼,它为了吃到落进桌缝里的几粒芝麻,佯装愤世嫉俗地拍案而起,待芝麻从桌缝里蹦了出来,它又忽然安静下来,赶紧默默地将芝麻拈到自己嘴里……

所有的童年都藏着些小鬼,其中有一些甚至坏坏地跟随我们长大,比如那个馋鬼,我想它至今还躲在我身体的某个角落里,不时地蠢蠢欲动……

今宵打谜

林佐明 读者无数 (成语)

昨日谜面:老少打坐 (三字股市用语二)

谜底:大盘股、小盘股 (注:股,腿)

多赛场合仍用规范“聽”,故两“听”尚不别扭,能相安无事。上

世纪50年代汉字简化运动时,“聽”被粗糙地正式简化,由于“聽”有简形异体,便不造新款。但没遴选较繁体少一半笔画,又很形象的“耳用”(图四3),也没选合六书的笔画与“听”相同的“口斤”,最终偏偏“选定”旧时误写的“听”。于是,此“听”再度叫板彼“听”,这次“撞字”则有了负面后果。“撞字”的另一方,形容容貌的“前辈听”完,导致“听然”与“听然而笑”等蕴藉典雅,妙美冲和的古老词汇从此在我们生活里泯灭消亡,缘怪一面,这无疑是中华国学的遗憾与损失。

“观”,传统正体作觀、觀等,本字是瞞。看,察看,对事物的看法。《说文》:“观,谛视也。”

公听并观

徐梦嘉文/图

就成“听”。宋代说唱文本《刘知远诸宫调》中就有此简形“听”。民间浅俗轻率地以听代聽,使得“聽”字的形、义、音、理全失,这当是汉字嬗变中的误区。

耳听之“听”较同形异源的听然之“听”晚了一千多年,好在宋以降此“听”仅作为异体偶尔用出,

人与天之间的关系,大概在山中体会得最深。山,可以沟通人与天;山,也可以阻隔人与天的沟通。比如,你坐在车上,车在山路上,不断盘旋,盘旋,每过十来米,就是一个接近90度的转弯;路真颠啊,你才靠上椅背,呼出口气,又一个刹车:前面有坑。那就看看窗外的风景吧。确实,红色的土,你之前是没有见过的;然而土上的植被呢,凌乱,随意,似乎也在叹息:怎么就在这穷乡僻壤里了呢?开了多久了,你回头看看,还是在那座山中;不,你已分不清,是这座山,还是另一座山。

这时候,你会想,这样的山,这样的自然条件,人,该怎么样生存呢?又怎么谈发展呢?你迷迷糊糊了。这时候,你听到车厢里热闹了起来。到了!哦,到了。你迫不及待地下车了,想要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没想到,你伸开双臂停在了半空:你的眼睛睁大了。还是那红色,然而,不是孤单荒芜的红,而是与五色共舞的红:这边厢是鲜活的绿,那边厢是沉潜的褐;便是同色,又有深浅之分,看完此处明亮的对比色,一转眼,又是那处柔和的渐变色;而色块之间,有天然画笔,勾勒出精致的边界,又仿佛上天伸出手来,代人画出了只在地图上才一目了然的等高线……

山间行 萧岩

当你调整视角,将整片图纸尽收眼底时,你又会想到——这色彩,这条线,这截面,不正是大地的血肉之图么?这,就是著名的云南东川红土地了。

而我又瞩目于红土地上的。在梯田里,有正在劳作的村民。他们恐怕早已看惯了远处山头上指指点点的陌生人的吧。听说,最早是国外的摄影爱好者发现了此地的美,最后,让这个深山之地,名播天下。而在田里劳动的人,本来是不会意识到所谓的“美”吧——他们只是按着千百年的经验,本分地涂抹着大地,不经意间,却成了一道风景线。

看到这样的美,与无意于这样的美,都有它的意义。下午,又是另一幅奇景。那是在大白泥沟。这里有国内著名的越野赛道——泥石流赛道。泥石流,热爱奔腾与覆盖,毁灭与再造的泥石流,本是无穷尽的大地之殇,然而,当它成为游戏场,它的善变,就成了多姿;它的险恶,就成了价值——这不是人定胜天,这是人,顺着天,得其所。

这本来是一个悲凉的故事:东川,旧有“天南铜都”之称,明清民国钱币,都大量熔入了东川铜的血肉。然而,索取自有界,世纪之末,随着铜矿资源枯竭,东川迅速衰落。一座城市,如果失掉了它的起源,它又能往何处去呢?这仿佛是一个无解的题。转型,谈何容易?再怎么样,总得有资源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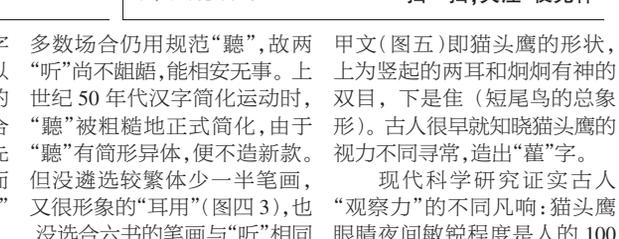
没有吗?会有的。天不吝材。阻隔,只是启发了人的智慧;险碍,只是证明了人的力量。于是,别具一格的泥石流越野比赛诞生了。

表演的越野车与摩托车,激起滚滚黄尘。我又看起了人:开摩托车的小伙子,是为了什么,来从事这项具有危险性的工作的呢?肯定,有喜爱;喜爱机械在身下震动,喜爱风沙在耳旁掠过,喜爱自己被人观看的青春。也可能,有其他原因。不然,为什么既有全力冲刺的这辆摩托,又有慢慢悠悠走过场的那辆摩托?有时候,不免会有点倦的吧。不免,会想想之后的生活,之外的世界。就好比,远处沉默的群山,和背后的那片广大天地。

东川之行,感受是复杂的。然而我总记得两个镜头:一个,是去红土地的一路上,天空阴沉,有时有小雨;待下车之时,真的像拍电影,突然间竟有淡淡阳光洒了下来。而返程之日,同样是阴沉的小雨天。驶上高速公路之时,两侧突然豁然开朗,大山之间,弥漫雪白的雾霭,不知是由地腾入天,还是由天降下地。而我们,就穿梭在这白茫茫的美丽山路之中,唯有赞叹。

甲文(图五)即猫头鹰的形状,上为竖起的两耳和炯炯有神的双目,下是佳(短尾鸟的总象形)。古人很早就知晓猫头鹰的视力不同寻常,造出“瞞”字。

现代科学研究证实古人“观察力”的不同凡响:猫头鹰眼睛夜间敏锐程度是人的100倍,眼睛没有使瞳孔变小的收缩肌肉,故瞳孔全天候都是圆圆的,一般大小。“瞞”之双“口”大眼体现了古人造字的精准。“瞞”作他用后,观察之意由瞞加見(人上置目)重新组合出的“瞞”接替。佛教术语“观”,意为以智慧来观察;道教官庙称“观”,与夜观天象传统有关。两个观分别契合猫头鹰眼的敏锐与夜视。文尾补笔。成语“公听并观”出自《三国志·魏书·蒋济传》。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图一 聽(甲文) 图二 聽(金文) 图三 聽(小篆) 图四 三个传统正体简形“听” 图五 瞞(甲文)